

张中行

自选集

南郭先生

主编 季羡林

SHIJI XUEREN WENCONG ZHANG ZHONGXING ZIXUANJI
NANGUO YUSHENG

世纪学人文丛

南郭竿声

张中行自选集



世纪学人文丛

季羨林 主编

南郭竿声——张中行自选集

出版发行：山东教育出版社

地 址：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出版日期：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00

用纸规格：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16.25 印张 5 插页 344 千字

制 版：济南新华印刷厂

印 刷：山东新华印刷厂

书 号：ISBN 7-5328-2669-4/G·2455

定 价：19.50 元



張中行

又趨南郭伴笳声小技
雕虫嫌令名犹记鹤华
桥畔路不谙画梦步泉城

丁丑冬自题济南印一送介

張中行于北京



自 序

记得还是今年年初，山东教育出版社的人来，约编一种三十万字的散文选本。近年来我很怕编印散文选本，因为旧货换新钱，必不免有骗读者之嫌。我说明此意，出版社的来人积极性不减，说他们策划的这套《世纪学人文丛》，言明只能“体现作者学术思想、文化精神”的，与一般的散文选本不同，并且，学者如季羨林先生、金克木先生等都已慨然应允。季先生的学问和为人是我一向非常钦佩的，我想他的慨允，其中大概还有乡土之谊吧。若然，我的进和退就应该兼考虑这山东的乡土。说掏心窝子的话，对于山东的人文、风土，我是颇有好感的。还是举棋不定，只好把情况告诉在编写方面帮我很多的徐秀珊女士，请她决定进退。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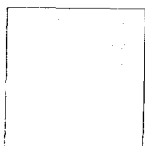
多看“学人”和“学术”一些字，认为也无妨编这样一本。我说：“好，比如唱《空城计》，你演诸葛亮，我给你配老军。”其后她就动手选篇目，据她看，大如谈道理，小如谈人、地、杂物，都是与“学”有多多少少关联的，可谓实现了“不同”。

她编，有如上城楼唱“我本是卧龙岗——”，我这老军就可以靠城墙安坐，岂不真“散淡”哉。想不到交稿时候又来了麻烦，一是要有作者的序，二是原定的共名（某某自选集）作废，要作者自己动脑筋锡以嘉名。前一个要求好办，可用《史通》说的“叙事”法，泛泛说说经过，至于如何选材、如何编排，那是重头戏，我演老军的可以不管。后一个要求，虽字数有限却很难办，因为既要与内容切合，又要简明雅驯。搜索枯肠多日而不得。最后是参那个“学”字，联系人家有我没有，忽而想到“滥竽充数”这个成语，才绝处逢生。为雅驯，这个成语要化，于是摇身一变就成为“南郭竿声”。南郭者，本不能吹竿之南郭处士也。至于此书吹出之声究竟是什么样子，估计

徐秀珊女士的编后记会谈到的，那就请到那里去看吧。

张中行

1997.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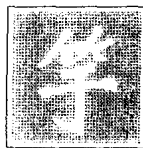


目 录

自序

- 一 我与读书…………… (1)
- 二 关于读书明理 …… (16)
- 三 何须蜀道问君平 …… (26)
- 四 预知与因果关系 …… (35)
- 五 月是异邦明 …… (40)
- 六 易地则皆然 …… (49)
- 七 评历史人物的标准问题 …… (58)
- 八 读《汉书·苏武传》 …… (82)
- 九 《洛阳伽蓝记》里的一点牢骚 …… (92)
- 一〇 红学献疑 …… (98)
- 一一 锦瑟无端…………… (107)
- 一二 直言…………… (116)
- 一三 聚讼礼赞…………… (122)
- 一四 力与理…………… (127)
- 一五 笑与泪…………… (132)





一六	法治与史识	(137)
一七	深钻与自己的	(141)
一八	关于反观乎己	(145)
一九	演史须知史	(149)
二〇	读《诗》偶论	(152)
二一	汉晋诗点滴	(155)
二二	诗词中事的显与隐	(159)
二三	不过横塘路	(164)
二四	散文的领域	(167)
二五	举重若轻	(172)
二六	复杨呈建	(176)
二七	红楼点滴 (一)	(180)
二八	红楼点滴 (二)	(184)
二九	留退笔	(188)
三〇	自祭文之类	(193)
三一	归	(201)
三二	书	(2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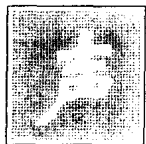
三三	日记·····	(219)
三四	先后两闺秀·····	(224)
三五	闺秀小楷·····	(229)
三六	芸编旧影·····	(233)
三七	砚田漫步·····	(237)
三八	城·····	(249)
三九	桥·····	(254)
四〇	窗·····	(259)
四一	灯·····	(264)
四二	镜·····	(271)
四三	辜鸿铭·····	(277)
四四	熊十力·····	(289)
四五	梁漱溟·····	(294)
四六	刘叔雅·····	(300)
四七	叶圣陶·····	(303)
四八	老温德·····	(310)
四九	废名·····	(316)





五〇	顾羨季	(320)
五一	俞平伯	(326)
五二	启功	(335)
五三	陈保之	(349)
五四	韩文佑	(353)
五五	孙以悌	(362)
五六	诗人南星	(365)
五七	钟叔河	(372)
五八	张守义	(378)
五九	柳如是	(385)
六〇	小胖子	(391)
六一	赵丽雅	(397)
六二	由酒家到商周遗址	(405)
六三	伊滨访古	(409)
六四	晋游述感	(413)
六五	同访通县张家湾	(419)
六六	北大图书馆	(423)

六七	《史记》妙笔三例·····	(428)
六八	读《溇南遗老集》·····	(439)
六九	《启功韵语》读后·····	(449)
七〇	天涯芳草·····	(455)
七一	一本译著的失而复得·····	(459)
七二	为魏公藏拙·····	(466)
七三	《论语别裁》一瞥·····	(472)
七四	《明清文人清言集》序·····	(479)
七五	《中华文化怪杰列传》序·····	(485)
七六	《梅娘小说散文集》序·····	(489)
七七	《张中行小品》自序·····	(493)
七八	《桑榆自语》自序·····	(497)
七九	《写真集》自序·····	(500)
八〇	《阅微草堂砚谱》再跋·····	(503)
编后记	····· 徐秀珊	(507)



我与读书

这是一篇不该写而终于决定写的文章。不该写，原因是，比喻说，居室内只有几件多年伴随的破桌子、烂板凳之类，而视为奇珍，并拦住过路人，请人家进来欣赏，这说轻些是愚陋，重些是狂妄。而又决定写，如文题所示，是因为先与“读书”，后与《读书》，有些关系。后来居上，且说近一两年来，不知道以何因缘，我的一些不三不四的文章，竟连续占了《读书》的宝贵篇幅。根据时风加市风，印成铅字的名字见三次以上，就有明眼人或不明眼人大注其意，自然，也因为文中总不免有些不三不四，或说野狐禅气，有些认真的人就不淡然置之。于是，据说，有人发问了：“这新冒出来的一位是怎么回事？”又据说，这问是完全善意的。何以为报？想来想去，不如索性把不三不四的来路和情况亮一下；看了家底，也就不必再问了吧？这家底，大部分由“读书”来，小部分由“思考”来；思考的材料、方法以及动力也是由读书来，所以也无妨说，一切都是由读书来。这样说，没有推卸责任之意，因为书是我读，思考是我思考，

声

辫子具在，跑不了。语云，言者无罪，说是这样，希望实际也是这样。以下入正文，围绕着读书和思考，依老习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



由呱呱坠地说起。遗憾也罢，不遗憾也罢，我未能有幸生在书香门第，因而就不能写王引之《经义述闻》那样的书；还不只我没闻过，就我及见的人说，祖父一辈和父亲一辈都没闻过。家庭是京、津间一个农户，虽然不至缺衣少食，却连四书、五经也没有。到我该读蒙书的时候，三味书屋式的私塾已经几乎绝迹，只好顺应时势，入镇立的新式学堂。读的不再是三、百、千，而是共和国教科书。国文是重点课，开卷第一回是“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比下一代的“大狗叫，小狗跳”死板得多。时代不同，据说总是越变越好。是否真值得这样乐观，我不知道；但不同确是不错，大不同是：现在一再呼吁甚至下令减轻学生负担，我们那时候却苦于无事可做。忝为学生，正当的消闲之法是找点书看。学校没有图书馆，镇上也没有；又不像江南，多有藏书之家，可以走宋濂的路，借书看。但那时候的农村有个优越条件，是不入流的“小说家者流”颇为流行，譬如这一家有《济公传》，那一家有《小五义》，就可以交换着看。于是，根据生物，为了活，最能适应或将就的原理，就东家借，西家换，大量地看旧小说。现在回想，除了《红楼梦》《金瓶梅》之外，通行而大家熟知的，历史，侠义，神魔，公案，才子佳人，各类的，不分文白，绝大部分是石印的小本本，几

乎都看了。有的，如《聊斋志异》《三国演义》《镜花缘》等，觉得特别有意思，还不只看一遍。

这样盲人骑瞎马地乱读；连续几年，现在问，得失如何？失难说，因为“不如怎样怎样”是空想，不可能的事，不管也罢。只说得（当然是用书呆子的眼看出来的），如果教训也算，可以凑成三种。一种是初步养成读书习惯，后来略发展，成为不以读书为苦，再发展，成为以眼前无书为苦。另一种是学了些笔下的语言，比如自己有点什么情意想表达，用白，用文，都像是不很费力。还有一种是教训。古人说，诗穷（多指不能腾达）而后工。我想可以扩而充之，说书也是穷（多指财货少）而后能读。专说我的幼年，依普通农家的传统，是衣仅可蔽体，食仅可充腹。娱乐呢，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家里一件玩具也没有，冬闲的时候，男顽童聚在一起，只能用碎瓦片、断树枝做投掷、撞击的游戏。这很单调，而精力有余，只好谋消磨之道，于是找到最合用的，书。何以最合用？因为可以供神游，而且长时间。总之，因为穷，就读了不少。现在，也可算作进步之一桩吧，不要说幼儿园，就是小家庭里，如果有小孩，也是玩具满坑满谷，据说其中还有电气发动、会唱会闹的。我老了，步伐慢，跟不上，总有杞人之忧，像这样富而好乐，还会有精力和兴趣读书吗？——不好再说下去，否则就要一反韩文公之道，大作其《迎穷文》了。



二

总有七八年吧，小学不好再蹲下去。农，士，商，三条路，

受了长兄毕业于师范学校的影响，走熟路，考入官费的通县师范学校。成文规定，六年毕业；不成文规定，毕业后到肯聘用的小学当孩子王。不知为什么，那时候就且行善事，莫问前程。课程门类不少，但考试及格不难，可以临阵磨枪，所以还是常常感到无事可做。学校多年传统，两种权力或自由下放给学生，一种是操办肉体食粮，即用每人每月四元五角的官饭费办伙食；一种是操办精神食粮，即每月用固定数目的图书费办图书馆。专说所谓图书馆，房间小，书籍少，两者都贫乏得可怜。但毕竟比小学时期好多了，一是化无为有，二是每月有新的本本走进来。其时是二十年代后期，五四之后十年左右，新文学作品（包括翻译和少数新才子佳人）大量上市的时期，又不知道以何因缘，我竟得较长期占据管理图书馆的位置。近水楼台先得月，于是选购、编目、上架、借收等事务之余，就翻看。由于好奇加兴趣，几年时光，把这间所谓馆的旧存和新购，绝大部分是新文学作品，小部分是介绍新思想的，中的，由绍兴周氏弟兄到张资平、徐枕亚，外的，帝俄、日本、英、法、德，还有西班牙（因为生产了堂吉珂德），凡是能找到的，几乎都看了。



与小学时期相比，这是由温故而走向维新。有什么获得呢？现在回想，半瓶醋，有时闭门自喜，不知天高地厚。但究竟是睁开眼，瞥了一下新的中外，当时自信为有所见。就算是狂妄吧，比如，总的说，搜索内心，似乎怀疑和偏见已经萌了芽。这表现在很多方面，如许多传统信为真且正的，上大人的冠冕堂皇的大言，以至自己的美妙遐想，昔日赞而叹之的，变为半信半疑，或干脆疑之了。这是怀疑的一类。还有偏见的一类，专就文学作品说，比如对比之下，总觉得，散文，某某的不很高